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計盜珠冠 裴老僕改妝扮難叟

且說智化兆蘭兆蕙與小爺艾虎送了北俠玉堂回來，在廳下閒坐，彼此悶悶不樂。艾虎一旁短歎長吁。只聽智化道：「我想此事關係非淺。倪太守乃是為國為民，如今反遭誣害；歐陽兄又是濟困扶危，遇了賊叛。似這樣的忠臣義士負屈含冤，仔細想來，全是馬強叔姪過惡。除非設法先將馬朝賢害倒，剩了馬強，也就不難除了。」丁二爺道：「與其費兩番事，何不一網打盡呢？」智化道：「若要一網打盡，說不得卻要作一件欺心的事，生生的託在他叔姪身上，使他賊證俱明，有口難分。所謂『奸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』。我雖想定計策，只是題目太大，有些難作。」丁大爺道：「大哥何不說出，大家計較計較呢？」智化道：「當初劣兄上霸王莊者，原為看馬強的舉動；因他結交襄陽王，常懷不軌之心。如今既為此事鬧到這步田地，何不借題發揮，一來與國家除害，二來剪卻襄陽王的羽翼。一一話雖如此，然而其中有四件難事。」丁二爺道：「那四件？」智化道：「第一要皇家緊要之物。一一這也不必推倭，全在我的身上。第二，要一個有年紀之人，一個或童男或童女隨我前去，誣取緊要之物回來。要有膽量，又要有機變，又要受得苦。第三件，我等盜來緊要之物，還得將此物送到馬強家，藏在佛樓之內，以為將來的真贓實犯。……」丁二爺聽了，不由的插言道：「此事小弟卻能夠。只要有了東西，小弟便能送去。這第三件算是小弟的了。第四件又是什麼呢？」智化道：「惟有第四件最難，必須知根知底之人前去出首，不但出首，還要單上開封府出首去。別的事情俱好說，惟獨這第四件是最要緊的，成敗全在此一舉。此一著若是錯了，滿盤俱空。這個人竟難得的很呢。」口裡說著，眼睛卻瞟著艾虎。艾虎道：「這第四件莫若徒弟去吧。」智化將眼一瞪，道：「你小孩子家，懂得什麼，如何幹得這樣大事！」艾虎道：「據徒弟想來，此事非徒弟不可。徒弟去了有三益。」

丁二爺先聽艾虎要去，以為小孩子不知輕重。此時又見他說出三益，頗有意思，連忙說道：「智大哥不要攔他。」便問艾虎道：「你把三益說給我聽聽。」艾虎道：「第一，小姪自幼在霸王莊，所有馬強之事小姪盡知。而且三年前馬朝賢告假回家一次，那時我師父尚未到霸王莊呢。如今盜了緊要東西來，就說三年前馬朝賢帶來的，於事更覺有益。這是第一益。第二，別人出首，不如小姪出首。什麼緣故呢？俗語說的好，『小孩嘴裡討實話』。小怪要到開封府舉發出來，叫別人再想不到這樣一宗大事，卻是小孩子作個硬證。此事方是千真萬真，的確無疑。這是第二益。第三益卻沒有什麼，一來為小姪的義父，二來也不枉師父教訓一場。小姪兒要借著這件事，也出場出場，大小留個名兒，豈不是三益麼？」丁大爺丁二爺聽了，拍手大笑道：「好！想不到他竟有如此的志向。」

智化道：「二位賢弟且慢誇他。他因不知開封府的利害。他此時只管說。到了身臨其境，見了那樣的威風，又搭著問事如神的包丞相，（他小孩子家有多大膽量，有多大智略，一一何況又有御賜銅劍，）倘若說不投機，白白的送了性命，那時豈不耽誤了大事？」艾虎聽了，不由的雙眉倒豎，二日圓翻，道：「師父忒把弟子看輕了！難道開封府是森羅殿不成？他縱然是森羅殿，徒弟就是上劍樹，登刀山，再也不能改口，是必把忠臣義士搭救出來。又焉肯怕那個御賜的銅劍呢。」兆蘭兆蕙聽了，點頭啞嘴，嘖嘖稱羨。智化道：「且別說你到開封府。就是此時我問你一句，你如果答應的出來，此事便聽你去，如若答應不來，你只好隱姓埋名，從此再別想出了頭了。」艾虎嘻嘻笑道：「待徒弟跪下，你老就審，看是如何。」說罷，他就直挺挺的跪在當地。

兆蘭兆蕙見他這般光景，又是好笑，又是愛惜。只聽智爺道：「你真外家中犯禁之物，可是你太老爺親身帶來的麼？」艾虎道：「回老爺：只因三年前小的太老爺告假還鄉，親手將此物交給小人的主人，小人的主人叫小人托著，收在佛樓之上。是小人親眼見的。」智爺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此物在你員外家中三年了。」艾虎道：「是三年多了。」智爺用手在桌上一拍，道：「既是三年，你如何今日才來出首？講！」丁家弟兄聽了這一問，頓時發怔，暗想道：「這當如何對答呢？」只聽艾虎從容容道：「回老爺：小人今年才五歲。三年前小人二歲，毫無知覺，並不知道知情不舉的罪名。皆因我們員外犯罪在案，別人向小人說：『你提防著吧，多半要究出三年前的事來。你就是隱匿不報的罪，要加等的。若出首了，罪還輕些。』因此小人害怕，急急趕來出首在老爺臺下。」兆蕙聽了，只樂得跳起來，道：「好對答！好對答！賢姪你起來吧。第四件是要你去定了。」丁大爺也誇道：「果然對答的好。智大哥，你也可以放心。」智爺道：「言雖如此，且到臨期再寫兩封信，給他也安置安置，方保無虞。如今算起來，就只第二件事不齊備。賢弟且開出個單兒來。」

丁二爺拿過筆硯，鋪紙提筆。智爺念道：「木車子一輛，席簾子兩個，舊布被褥大小兩分，鐵鍋勺黃瓷大碗粗碟家具俱全，老頭兒一名，或幼男幼女俱可一一一名，外有隨身舊布衣服行頭三分。」丁大爺在旁看了，問道：「智大哥，要這些東西何用？」智爺道：「實對二位賢弟說。劣兄要到東京盜取聖上的九龍珍珠冠呢。只因馬朝賢他乃四值庫的總管，此冠正是他管理；再者此冠乃皇家世代相傳之物，輕易動不著的。為什麼又要老頭兒幼孩兒合這些東西呢？我們要扮作逃荒的模樣，到東京安准了所在。劣兄探明白了四值庫。盜此冠，須連冠並包袱等全行盜來。似此黃澄澄的東西，如何滿路上背著走呢？這就用著席簾子了；一邊裝上此物，上用被褥遮蓋，一邊叫幼女坐著。人不知不覺，就回來了。故此必要有膽量能受苦的老頭兒，合那幼女。二位賢弟想想，這二人可能有麼？」丁大爺已然聽得呆了。

丁二爺道：「卻有個老頭兒名叫裴福。他隨著先父在鎮時，多虧了他有膽量，又能受苦。只因他為人直性正氣，而且當初出過力，到如今給弟等管理家務。如有不週不備，連弟等都要讓他三分。此人頗可去得。」智化道：「伺候過老人家的，理應容讓幾分。如此說來，這老管家卻使得。」丁二爺道：「但有一件，若見了他切不可提出盜冠。須將馬強過惡述說一番，然後再說倪太守歐陽兄被害，他必憤恨。那時再說出此計來，他方沒有什麼說的，也就樂從了。」智化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即吩咐伴當將裴福叫來。

不多時，見裴福來到，雖則六旬年紀，卻是精神百倍。先見了智爺，後又見了大官人，又見二官人。智爺叫伴當在下首預備個座兒，務必叫他坐了。裴福謝坐，便問：「呼喚老奴，有何見諭？」智爺說起馬強作惡多端，欺壓良善，如何霸佔田地，如何搶掠婦女。裴福聽了，氣的他摩拳擦掌。智爺又說出倪太守私訪遭害，歐陽春因搭救太守，如今被馬強京控，打了罪誤官司，不定性命如何。

裴福聽到此，便按捺不住，立起身來對丁氏弟兄道：「二位官人終朝行俠尚義，難道俠義竟是嘴裡空說的麼？似這樣的惡賊，何不早早除卻？」丁二爺道：「老人家不要著急。如今智大爺定了一計，要煩老人家上東京走一遭，不知可肯去否？」裴福道：「老奴也是閒在這裡。何況為救忠臣義士，老奴更當效勞了。」智爺道：「必須扮作逃荒的樣子，咱二人權作父子，還得要個小女孩子兒，咱們父子祖孫三輩兒逃荒。你道如何？」裴福道：「此計雖好，只是大爺受屈，老奴不敢當。」智爺道：「這有什麼，逢場作戲罷咧。」裴福道：「這個小女兒卻也現成，就是老奴的孫女兒，名叫英姐，今年九歲，極其伶俐，久已磨著老奴要上東京逛了。莫苦就帶了他去。」智爺道：「很好，就是如此吧。」

商議已定，定日起身。丁大爺已按著單子，預備停當，俱備放在船上。待客廳備了餞行酒席，連裴福英姐不分主僕，同桌而食。吃畢，智爺起身，丁氏弟兄送出莊外，瞧著上了船，方同艾虎回來。

智爺不辭勞苦，由松江奔到鎮江，再往江寧，到了安徽，過了長江，到河南境界棄舟登岸，找了個幽僻去處，換了行頭。英姐伶俐非常，一教便會，坐在席簾之中，那邊簾裝著站行李臥具，挨著靶的橫小筐內裝著傢伙，額外又將鐵鍋扣在席簾旁邊，用繩子拴好。裴福跨絆推車，智爺背繩拉鐮。一路行來，到了熱鬧叢中鎮店集場，便將小車兒放下。智爺趕著人要錢，口內還說：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年景兒不濟，實在的沒有營生。你老幫幫吧！」裴福卻在車子旁邊一蹲，也就道：「眾位爺們可憐吧！俺們不是久慣要錢的。那不是行好呢。」英姐在車上也不閒著，故意揉著眼兒，道：「怪餓的，俺兩天沒吃么兒呢。」口裡雖然說著，他卻偷著

眼兒瞧熱鬧兒。真正三個人裝了個活脫兒。

在路也不敢耽擱。一日，到了東京，白晝間仍然乞討。到了日落西山，便有地面上官人對裴福道：「老頭子，你這車子這裡擱不住呀，趁早兒推開。」裴福道：「請問太爺，俺往那裡推呀？」官人道：「我管你呀，你愛往那裡推，就往那裡推。」旁邊一人道：「何苦呀，那不是行好呢。叫他推到黃亭上去吧。那裡也僻靜，也不礙事。」便對裴福道：「老頭子你瞧，那不是鼓樓麼？過了鼓樓，有個琉璃瓦的黃亭子，那裡去好。」裴福謝了。智爺此時還趕著要錢。裴福叫道：「俺的兒呀，你不用跑，咱走吧。」智爺止步問道：「爹爹呀，咱往那去？」裴福道：「沒有聽見那位太爺說呀，咱上黃亭子那行兒去。」智爺聽了，將繃繩背在肩頭拉著，往北而來。走不多時，到了鼓樓，果見那邊有個黃亭子，便將車子放下。將英姐抱下來，也叫他跑跑，活動活動。

此時天已昏黑，又將被褥拿下來，就在黃亭子臺階上鋪下。英姐睏了，叫他先睡。智爺與裴福那裡睡得著，一個是心中有事，一個是有了年紀。到了夜靜更深，裴福悄悄問道：「大爺，今已來到此地，可有什麼主意？」智爺道：「今日且過一夜。明日看個機會，晚間俺就探聽一番。」正說著，只聽那邊噹噹鑼聲響亮，原來是巡更的二人。智爺與裴福便不言語。只聽巡更的道：「那邊是什麼？那裡來的小車子？」又聽有人說道：「你忘了，這就是昨日那個逃荒的，地面上張頭兒叫他們在這裡。」說著話，打著鑼，往那邊去了。智爺見他們去了，又在席簾裡面揭開底屜，拿出些細軟飲食，與裴福二人吃了，方和衣而臥。

到了次日，紅日尚未東升，見一群人肩頭擔著鐵鍬鐵頭，又有抬著大筐繩槓，說說笑笑，順著黃亭子而來。他便迎了上去，道：「行個好吧，太爺們捨個錢吧。」其中就有人發話道：「大清早起，也不睜開眼瞧瞧。我們是有錢的麼？我們還不知合誰要錢呢？」又有人說：「這樣一個小伙子，什麼幹不得，卻手背朝下合人要錢，也是個沒出息的。」又聽有人說道：「倒不是沒出息兒，只因他叫老的老，小的小累贅了。你瞧他這個身量兒，管保有一膀子好話。等我合他商量商量。」

你道這個說話的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